

揭秘中国军阀丛书

● 文斐编

我所知道的

# 袁世凯

勾玄决疑

状军阀春秋纤毫毕现

观史阅人

悟乱世风雨百年沧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揭秘中国军阀丛书

文斐编

我所知道的

# 袁世凯

勾玄决疑

状军阀春秋纤毫毕现

观史阅人

悟乱世风雨百年沧桑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所知道的袁世凯/文斐编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 
2004.1

(揭秘中国军阀丛书)

ISBN 7-5034-1433-2

I. 我… II. 文… III. 袁世凯(1859~1916)—传记  
IV. K822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4145 号

《揭秘中国军阀丛书》

我所知道的袁世凯

责任编辑:李春华 刘剑

封面设计:王堃

---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装:北京雅龙印刷厂 邮编:102600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9.25 字数:223 千字

印 数:5000 册

版 次: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:128.00 元(全八卷) (本册定价:16.00 元)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# 目 录

## 一、一生经营 獐獐散尽 ..... (1)

袁世凯一生投机钻营，竟当上了总统，他不满足于，还做了 83 天的皇帝梦。梦醒时刻，树倒獐獐散。他妻妾成群，子女众多。他一年只洗一次澡，吃完饭用袖子擦。六姨太竟是二儿子的相好……

## 二、非凡手段 忧惧身死 ..... (80)

袁世凯善于逢迎，取得清廷信任。小站练兵，培植个人势力。彰德“隐居”，力图东山再起。非凡手段，驭“臣”有术，惹起民怨涛涛。众叛亲离，忧惧身死，身后骂名滚滚来。

## 三、小站练兵 培植势力 ..... (90)

小站练兵，成就了袁世凯，他培植了势力，也豢养了爪牙。士兵只知袁世凯，不知清王朝。由此逐渐形成了“北洋军阀”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达 33 年之久。

#### 四、背信弃义 戊戌政变 ..... (94)

戊戌政变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，震惊海内外。新政失败，慈禧垂帘听政。袁世凯阳奉阴违，背信弃义，密告荣禄，以致拉开了政变的帷幕。

#### 五、直隶民变 疯狂镇压 ..... (97)

直隶民变，袁世凯调动大军，疯狂镇压。狂轰滥炸，纵兵焚烧，抢掠屠杀，草菅人命，令人发指。他颠倒黑白，混淆视听。“知道了”不了了之。

#### 六、回籍“养病” 卫辉隐居 ..... (100)

载沣摄政，新仇旧恨一并袭来，要立斩袁世凯。儿女亲家张之洞为之求情，死罪可免，贬家为民，袁世凯由此被罢官。星夜出京，如惊弓之鸟，驻足卫辉。

#### 七、下野在家 东山再起 ..... (103)

袁世凯被罢官后，下野在家，似乎是闲云野鹤，课读子弟，“圣明仰答期儿辈，风月婆娑让老夫”，何等逍遥！然而暗地里有时却对着慈禧太后的像痛哭，他不甘寂寞，眼睛看着大千世界……

#### 八、洹上别墅 苦心经营 ..... (114)

洹上别墅，颇费苦心；养寿园里，野心昭著。表面上游山玩水，与世无争，自称洹上渔翁，骨子里却“远天风雨三春老，大地江河九派流”，他对政治活动

——我所知道的袁世凯

一刻也未放松，“慢慢走，等等看”就是他的秘诀。

## 九、处心积虑 杀吴禄贞 ..... (125)

吴禄贞，清军第六镇的统制，也是袁世凯的政治敌人，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他在石駝马大街上下手了。马步周竟将吴禄贞的首级割下去请赏，手段之残忍，可见一斑。

## 十、京城被炸 惊弓之鸟 ..... (129)

清廷风雨飘摇，袁世凯大权在握，一面逼宫，一面议和，包藏祸心全为己。热血青年，置生死于度外，决定除掉袁世凯。东华门上空飞来炸弹，轰然爆炸……

## 十一、指使“宋案” 破坏国会 ..... (134)

革命党人，是袁世凯的敌人，必除之而后快。张振武、胡瑛、孙毓筠、林述庆……均惨遭其杀害。宋教仁遇刺，举国震动。他混淆视听，卸磨杀驴，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。破坏国会自有非常手法。

## 十二、国会斗争 独裁专断 ..... (143)

在袁世凯心目中，《宪法》向来无关紧要，也无关轻重；国会亦从来不放在眼中，《临时约法》他认为拘束太紧，不便专制，于是袁世凯便破坏约法，藐视国会，二者之间的斗争你来我往，趋于白热化……

### 十三、炮制参案 策划帝梦 ..... (181)

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，满口称道民主共和，骨子里却是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，为了实现帝梦，施行武力统一全国的策略，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，有了“善后借款”并接受了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在这种背景下，“交通大参案”发生了……

### 十四、锡盟王公 进京谒袁 ..... (185)

锡盟王公，在 1914 年春节前接到了袁世凯的请帖，一个个战战兢兢，不知是福是祸，不敢进京。袁世凯的目的是羁縻笼络，王公们不明真相，在军队的“护送”下，才到达张家口，然后乘专车入京……

### 十五、二期混成 电雷学校 ..... (189)

为了实现皇帝梦，袁世凯处心积虑地培植心腹势力，于是有了中央陆军第二期混成模范团和电雷学校的设立，这也是袁世凯包藏已久祸心的渐次暴露。谁想到“皇上”死了，“御林军”也不复存在了，最后都去了保定军校。

### 十六、冠名乱党 肆意屠戮 ..... (196)

袁世凯接受“二十一条”，丧权辱国，暗杀宋教仁、善后大借款……种种行径激起国人激烈反对。袁世凯则用凶残的手段，罗织成狱，肆意屠戮，饶景陶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……

## 十七、卖国求荣 向日赠宝 ..... (200)

卧薪尝胆、勿忘国耻、痛心疾首……全是袁世凯骗人的花招，目的是掩盖自己的罪恶，暗地里卖国求荣，偷偷地向日本天皇赠送宝星。事泄之后，群情激愤，阴谋终于没有得逞。

## 十八、称帝前后 形形色色 ..... (203)

德皇威廉二世说：“欧洲有威廉，亚洲有袁世凯”；“中国政体宜于君主，不宜于共和”，袁世凯深信此言。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，他更加积极筹备帝制，由此带来的形形色色、幕幕丑剧不绝于眼……

## 十九、帝制收支 奢豪无度 ..... (210)

为了登极，袁世凯费尽了心思，耗费了无数金钱。筹安会费、三殿工程费、登极用品费、典礼费、杂项费……开支多多。御袍全用真金丝织成，遍嵌珠宝，龙戏珠的东珠有鸽卵大……

## 二十、全国讨袁 风起云涌 ..... (213) 5

袁世凯的倒行逆施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，袁世凯先发制人，江西督军李烈钧、安徽督军柏文蔚等先后被免职，“二次革命”爆发，但由于国民党人与孙中山不能同心共济，终遭失败。袁世凯洪宪称帝后，“护国运动”如火如荼，此次，袁世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

## 二十一、丧葬之事 竞尽奢华 ..... (247)

窃国大盗袁世凯作了 83 天的皇帝梦，终于一命呜呼。死后丧事的仪式规格，一如清朝皇帝丧事的规格，穷奢极欲，铺张浪费，竞尽奢华。停灵、起灵、路祭、题主、下葬……无一处不讲究着排场，无一处不讲究着体面。

### 附录：

- 袁世凯家族的没落 ..... (268)
- 袁世凯的妻妾子女 ..... (276)
- 袁世凯的奇闻轶事 ..... (283)

## 一、一生经营 獼猴散尽

袁 静 雷

袁世凯一生投机钻营，竟当上了总统，他不满意于此，还做了83天的皇帝梦。梦醒时刻，树倒獼猴散。他妻妾成群，子女众多。他一年只洗一次澡，吃完饭用袖子擦。六姨太竟是二儿子的相好……

我的父亲袁世凯，生平事迹已有许多书刊记述，但是他的个人生活，他的家庭以及他在家中的一些活动，外人或者不易弄清。我是他的第三个女儿，应该在这些方面提供情况，以便让世人更全面地认识他。下面将要谈到的，有的是我听父亲说的，有的是我听母亲们、哥哥们说的，有的则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目睹的。不过，我父亲于1916年死去的时候，我只有17岁，加之我们那样一个封建家庭对我们管束得很严，使得我与外界的接触很少，因此我的所见所闻是很有限的。也由于这个原因，我的叙述不可能完整、系统。而且事隔多年，仅凭个人追忆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。在叙述的时候，倘要涉及一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，多费笔墨就显得累赘，所以或是从略，或一笔带过。

## (一) 家世和青少年时代

我的父亲袁世凯，字慰庭，别字容庵，清咸丰九年阴历八月二十日（1859年9月16日）生于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。他是我祖父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。我们家是按规定的字来排辈分的，从我祖父起，按“保、世、克、家”四个字往下排。我祖父袁保中是县里的大绅士，一生没有做过官。当捻军在河南活动的时候，他曾和县里的乡绅们一道办过团防。我的叔祖袁保庆曾随同袁甲三（清朝所谓“剿捻名将”。保中、保庆都是他的侄子）办过团练，还在河南、安徽一带攻打过捻军，最后的官阶是江南盐法道。

我父亲的兄弟姐妹，一共9人。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，其余兄弟5人、姐妹3人都是庶出。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。在我父亲出生的当月，我的叔祖母——保庆的妻子牛氏，也生了一个儿子，但生下不久就死去了。我祖母刘氏在生了我父亲以后，奶水很缺。可是牛氏的奶水却极其充足，因此就由她把我父亲接过去喂奶。我父亲小时候很能逗牛氏的喜爱，牛氏对他视同己出。后来，由于我叔祖父的妻妾都没有再生养，所以我父亲就

2 过继给他，作为他的嗣子。

我的伯叔们，除了三伯世廉做过官以外，其余的都在家当绅士，没有外出做过什么事。后来，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。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。他请了假，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。但是我的大伯世敦，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，所以不准埋入祖坟正穴，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。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“礼仪”的。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，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，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。从这以后，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

——我所知道的袁世凯

往来。还由于这个原因，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，不再回项城老家，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，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。

当我父亲8岁的时候，他的嗣父保庆到山东候补。我父亲第一次离开了家乡，随着嗣母牛氏前往济南。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入家塾读书，开蒙老师是王志清。后来，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，他也就和嗣母随着到了南京。他人极聪明，但是不肯好好念书，经常外出玩耍，喜欢打拳、骑马、下棋、赌博。他十二三岁的时候，就喜欢骑着马四处游玩，南京的名胜如清凉山、雨花台、莫愁湖等地，都是他任意驰骋的好所在。也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能够很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驯服的烈马。我父亲后来的弃文习武，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的。

他的嗣父有一个很得宠的姨太太，叫做金玉，是和牛氏不和的。我的父亲当时年纪虽小，却能够在这两个人中间设法调和。因此，牛氏和金玉都非常喜欢他，并且还在他们丈夫的面前，掩盖他那不好读书、不务正业的种种行为。后来他的嗣父死在南京，他才随着嗣母牛氏又回到了项城故乡，那时候他已经15岁了。

在以后的几年里，我父亲始终跟随着他的从叔父袁保恒（他是袁甲三的长子）。大致的情況是这样的：在我父亲回到项城的第二年，袁保恒从西北回来了。他看到我父亲的相貌，听到我父亲那善于应对的口才，非常喜欢。那时候他正在西北帮着左宗棠办理军务，因此就把我父亲带到西北去了。后来，他调到北京，再调到河南开封帮办赈务，都让我父亲跟在他的身边。他的想法是：我父亲如果长久住在项城，容易见闻寡陋，不如跟他在一起，一方面可以扩大眼界；另一方面还可以督促我父亲用功读书。在北京的时候，他曾经请了几个比较有名望的人教我父亲学做文章，学做诗，学写字。但是，我父亲依然不肯好好地用功，

3

特别是对当时的八股文不感兴趣。他所喜欢的，却是那老师们所禁止阅读的四书、五经以外的一些书籍。他读书的成绩虽然不很好，可是他的叔父让他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，却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才能。

过了不久，袁保恒在开封病死，我的父亲再次回到了项城。那时候，由于他喜欢多事和好出风头，所以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算好，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，组织了一个文社。这个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费用，都由他一人负责筹办。大家就由于这个缘故，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。因此邻近各县的许多读书人，都知道了他的姓名。当时，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里做着塾师，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，就专程前来拜访。两个人见面畅谈，极其融洽。特别是他们对于反对八股文的意见，完全一致。后来，徐世昌准备进京应试，我父亲晓得他的盘费不足，就资助了他一些钱，使得他顺利地前往北京。这便是我父亲和徐世昌订交的开始。

4 在这期间，我父亲曾先后应过两次“童子试”，都没有考中。他盛怒之下，就把过去所做的诗文完全烧毁。后来，他在直隶总督任上，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广总督岑春煊、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。这个害人的科举制度，也就由此而被废除。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，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。他说，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。

但是，在当时的环境里，大家公认科举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。他既然没有考中，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，就不得不另想其他办法。他所想的办法是：捐官。他的生母刘氏、嗣母牛氏，看到他有这个想法，就拿出她们自己的私房钱，帮助他进京谋干。可是，他到了北京，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，一味地讲吃、

讲穿、讲玩乐。有一些设赌害人的人，看到他孤身一人，认为可欺，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，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。他官既没有捐成，钱又输个净尽，正在落魄无聊的时候，恰巧遇见了已经考中了进士、做着京官的徐世昌。徐向他问明究竟，便资助他回转项城。后来，我父亲从来不准家里人在平时赌钱，大概就是由于他本人受了这次教训的缘故吧。

## (二) 从戎发迹

我父亲 22 岁上回到项城。这时候他对于科举一途既已绝望，捐官的事情又成泡影，于是决定弃文就武，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。

在此以前，他曾到上海谋事。上海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，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，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比较多些。但是，他营谋了一个时期，始终没有成就。那时候，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，感到寂寞，就去逛妓院。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。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。他们两人见面以后，情好日密。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，另谋出路，并且资助他盘费，鼓励他早日成行。行前，沈氏备酒送行。席间对他说明，在他去了以后，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，搬出妓院，希望他努力功名，不要相负。我父亲听了以后，也就指天誓日，洒泪而别。后来，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，果然把她接了去，做他的大姨太太。

5

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，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了阮忠枢。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，因此互相结识。通过交谈，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候试。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

诉了阮忠枢，阮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，然后才依依作别。别后，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，向吴长庆投效。那时候他已经是22岁了。有的人说，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，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，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。这种说法，大概是不确实的。要知道，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，是经由上海前往山东的。这么多的人，如果和他一道绕道，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；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，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？

我父亲自从到了庆军，对于军队上的一切事情都特别有兴趣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循着这个途径干下去，以便为自己将来的建功立业打下基础。因此，他事事留心，不辞劳苦，从而渐渐地取得了吴长庆的好感。

有一次是旧历年，营中循例放假3天。大批的士兵们有的在街市上闲逛，有的就在营中聚赌。那些士兵赌着赌着，偶然一语不合，就互相争吵起来，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。事情越闹越大，双方各有几十人参与。他们互相射击，互不相让，因此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。正在这营中秩序无法维持的时候，我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。他想到各营营官大部分已经回家过年，如果不立刻设法制止，那么闹来闹去，事情就无法收拾。他当时灵机一动，假传统领的命令，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。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，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。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。事后，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，并且就自己“专擅杀人”一事向吴请罪。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，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，叫他为营务处帮办。

过了不久，朝鲜发生内乱，清廷于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派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。我父亲也随军前往。从此，他就前后在朝鲜

住了12年。

庆军进入朝鲜后，纪律很不好，不但任意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，甚至还时常有强奸民女的事情发生。朝鲜人民对此感到万分痛苦。这时，驻在朝鲜的日本方面的人员，对庆军军纪败坏的情形也异常不满。我父亲认为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，必将招致朝鲜人民的反抗，同时也会引起日本方面对我们的轻视，结果“救援”朝鲜的使命势必难以完成。因此，他便向吴长庆建议，一定要严加整顿。可是吴长庆却认为孤军远征，身处异国，如果操之过急，怕酿成其他变故，不易收拾。我父亲一再向吴说明利害，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。吴长庆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，并提升他为营务处总办，专门负责整顿军纪。他奉命以后，首先从各营抽调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，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。他亲自率领，日夜巡查，遇到那扰害朝鲜人民的士兵，立刻就地正法，枭首示众。同时，他还让执法稽查队的官兵回到本来所属的各营，分头宣传说明。从此，营中纪律就出现了一片严整的气象。

在吴长庆驻军朝鲜期间，我父亲曾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，名为“镇抚军”。此外，他还经常代替吴长庆出面，和日本、帝俄等国的使节办理外交方面的事情。后来，吴长庆的军队先后撤出朝鲜，我父亲仍然留在那里。他的名义是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，直到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，他才奉命归国。他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，博得了“非惟知兵，且谙外交”的好名声，为以后他的小站练兵以及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。

据他以后说起，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，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，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。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便化了装，改变了回国的路线。就这样，他才得以安然脱险。

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，我父亲便接受了“训练新建陆军”的命令，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“小站练兵”。他在经办这个差使的时候，深深地知道：当时官场中的惯例，仅有朝中大员对他的推荐是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走内线。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，这时候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。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，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。我父亲就通过这个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。等到醇王、庆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，西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。这件事，李莲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。

我父亲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，但是他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，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。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、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；另一方面，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，他都跟着观看。他所以这样做，表面上说是监督查考，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。他觉得“这比起做文章来，到底容易多了。”就这样，他渐渐地由外行转变成为内行。据他自己说，他对小站练兵时期的各级军官和幕僚，甚至棚头弁目，几乎都能认出他们的面目，叫出他们的姓名，并且还能大致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性脾气以及他们的长处、缺点。他还特别注意抓住发放饷银的事。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惯有的一些毛病，如吃空额、冒领等等，在每月发放饷银的时候，他一定亲自点名，按名发给。就由于他这样地认真办事，因而他所练的新军，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。

在他后来任军机大臣的时候，张之洞是和他一起同在军机上的。张之洞也是一个热心于编练新军的人。有一次在闲谈中，张向我父亲问起练兵的秘诀。我父亲说：“练兵的事情，看起来似乎很复杂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主要的是要练成‘绝对服从命令’。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，一手拿着刀，服从就有官有钱，不从就吃刀。”有人说，他在小站练兵的时候，利用金钱和地位进行收买，

我所知道的袁世凯